

都市心情

旧书的温度

文/李 晓

旧书摊,它在城市一隅,发出古铜一般的温润光芒,那是时间凝聚成的琥珀之光;或者,它在城市暗处,灯火阑珊中,抚慰温暖着精神深处嗷嗷待哺的心房。

每当我去一座城市,我就以悠闲的姿态去寻访这个城市的旧书摊。旧书摊是城市的故人,是蜗居在心里盘根错节般关系的老亲戚。

有年春节期间去北京,这座北方都市,春节里的大街突然之间显得空旷,北京的友人告诉我,倦鸟归巢的都市人,从栖息都市的大树上飞回东西南北的故乡过年去了,或是在灯火可亲下与家人闲坐团聚。一座城市,它要多少年才会成为心灵里的故乡?

春节里的一座城,心灵落地处就是故乡。北京著名的潘家园旧书市场,是爱书人风尘仆仆穿越万水千山后的古老故乡,是爱书人的行囊。春节期间,北方的晨曦还没打开,潘家园旧书市场早已经人流熙熙了,全国各地的旧书爱好者、书藏家纷纷涌向这里,像蝴蝶采集花粉一般,他们用塑料袋提、用双肩书包背、用拉杆行李箱拉、用麻袋装……来来往往的淘书人,把时间交付给旧书市场。在一些发黄的旧书上,有读者摩挲过的痕迹,有的纸张已变得薄脆,书页翻动之间似有簌簌而落的尘灰,浮想起曾翻阅过这本书的读者,而今购买后成为自己所有,会暗暗感叹流水落花岁月里,读者与读者之间神秘的相逢。在这里,我看见老派气质的读书人面目庄重、神情笃定,淘书的“书虫”们见到一本心仪宝贝之书后眼里放出的光芒,也看到一丝不苟的摊主们把图书分门别类后码放得整整齐齐,一些比较珍贵的古旧书籍还被摊主们仔细包上塑料套膜,防止擦蹭损坏。在这里,旧书市场不仅仅卖古书旧书、绝版书籍、碑帖拓片、中外文旧报刊、连环画、年代票据、磁带,还有时光老码头上那些当年的“顶流”明星照,满满的回忆贮留在这里。

我在潘家园旧书市场购买了几个作家的旧书。比如周作人的《雨天集》《泽泻集》《风雨谈》,陈师曾的《中国绘画史》,台静农的《台静农散文选》,废名的《少时读书》……买这些书回家后,我把它们郑重地放入书橱,藏书的添增也让我的书房增加了心里的分量。夜里柔和灯光下,捧读这些老先生们的文字,我一头埋入光阴的深水,沉浸式进入书中描述的大千世界。有天晚上我读了林语堂、胡适老先生的文章后,忍不住披衣起床,去与本城的忘年交柳先生交流读书体会,经过一个黑漆漆的小巷时,想起民国老先生们在书中的幽

默谈吐,扑哧一声乐了,路灯也在一瞬间亮了,他们也依次走来,各种神情各种姿态:蔡元培、张伯苓、梅贻琦、竺可桢、晏阳初、陶行知、梁漱溟、陈寅恪、梁实秋、闻一多、张恨水、林语堂、沈从文、郁达夫、鲁迅、周作人……他们的长衫下裹着的,是看起来孱弱的身体,其实他们内心强大,他们是真君子,君子当自强不息,君子当厚德载物。那个年代雕花的木窗前,我看见他们抖动长衫,铺开信笺,写下云中书,温暖故人心。他们用皮肤上的冷暖、骨子里的坚毅、目光中的悠远、人性中的从容、精神上的传承,成为时代的传神封面。那天晚上,我以微醺的心情来到柳先生门前,突然又转身返回了,我不是担心去打扰了柳先生晚上10点上床的休息习惯,而是我在途中的冥想已经尽兴了。

有年冬天,大雪下了整整一夜,我在床前灯下读萧红的《生死场》,这是我在本城旧书摊吴大哥那里用6个馒头的价格购买的,记得吴大哥那天从书堆里抬起头来,扶了扶老花镜说:“你随便给几个钱,或者拿去看就是。”爱书之人,都怀揣着收尽天下好书的野心。中年时再读萧红《生死场》《呼兰河传》,我似乎感同身受地体验到她那颗飘荡的灵魂,从异乡逃往到异乡的旅途,从漂泊飘向漂泊的人生,更让我着迷的是她那飞蛾扑火般的几次爱情,在爱情里,她失血过多,4个男人,就是她拼命想抓住的4根稻草。我看过萧红的许多老照片,这个有着一双谨慎戒备眼眸的浓眉女子,目光里透出的是荒凉,这竟成了她命运的注脚。如果萧红还活着,今年已经100多岁了,早该第四代第五代后人满堂了,可惜,她没有一个孩子来延续着她的生命,延续她生命的只有文字。中年人生,我走进萧红这颗孤独受伤的老灵魂,走进了她庞大的文字世界,我看到了她还天幕的星斗中,对人世间闪烁着无限温柔爱恋的眼睛。

我读书,有时也带功利性,比如要从书里实实在在获得什么教益收成,这与商人不做赔本买卖差不多了。我感觉这样太势利。还有,我也常常浏览当下的畅销书发布榜单,网购回来后,却又有很多失去了耐心读不下去,感觉没有推销语上说的那么好。或许,书与人的相见,也是一种心念流转之中的磁场相吸。

山河故人亲,旧书老衣暖。我从旧书摊上淘得的这些旧书,经过了岁月河床大水走泥后的沉淀,阅尽沧桑世事后的万物洞明,看遍繁花落尽后的老树绽新芽,对它们的阅读,是久别重逢,是尘缘未了,是温情相拥。



人生絮语

累了你随时回来……

文/贾维义

可怜的父母还不知道,当孩子长大以后,这个家就已经“散”了,即便是逢年过节能够回来,那也只能叫作一种“聚会”。父母与子女的缘分,像一场注定有去无回的旅程。你站在小路的这一段,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拐弯的地方,而他用背影告诉你不必追……年轻时不懂这句话的含义,直到孩子拖着行李箱走出家门的那一刻,才恍然惊觉,所谓的亲情不过是因你而来,却非为你而生。到了中年才敢承认,孩子并不是我们父母生命的延续,而是一场盛大借过。其实从孩子出生的那个时候开始,我们父母就已经陷入了一场温柔的幻觉,以为血脉能够浇筑出永恒的亲密,可是当孩子考上大学的时候,当你看到那张即将离别的车票的时候,那分明就是一张温柔又锋利的刀片,把“家”字划成了两半,一半是父母守护着的老房子,而另一半,是孩子即将奔赴的新江湖。老一辈人总说,儿行千里母担忧,可是如今却是儿行千里母难求,微信里只有转账的记录和通话的记录……孩子用表情包敷衍你的牵挂,用忙碌搪塞你的关心。孩子带着新理论回家,你端上一桌自己拿手的饭菜却被认为不健康,你传授的人生经验,也成了老思想。两代人之间隔着一条马里亚纳海沟。你在沟的这边喊他多穿秋裤,而他在沟的那边刷着短视频,笑你太迂腐。

毕淑敏曾经说,父母和孩子最终都将成为最熟悉的陌生人。而莫言在《晚熟的人》里面也写到,世界的爱都指向了团聚,唯有父母的爱指向了离别。孩子不是风筝,不需要你死死地攥着线头,它是候鸟,注定要飞向你看不见的山川湖海。与其在电话里面只问什么时候回家,倒不如把叮嘱换成累了你随时回来。真正的亲情从来不在掌控你,而在成全中。

我们父母子女一场,本就是相互借过光阴而已,当他转身走向自己的人生,你该做的不是哭泣着修补破碎的家,而是笑着把破碎的瓷片嵌成星空,毕竟孩子活成他自己想要的模样才是我们父母最大的成功。

风铃版投稿邮箱

lybdx1862@163.com